



黎和平协定》结束越战；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主导制定美国的对苏外交政策，开启了冷战走向终结之路。而拨开历史云雾探看过往、前瞻未来，基辛格最为深远的成就，或许还得从1971年7月秘密访华说起。

当地时间1971年7月9日凌晨4点半，巴基斯坦查克拉拉军用机场，一架波音707飞机停在跑道上。两辆通体漆黑、挂着窗帘的轿车驶到飞机舷梯旁。头一部轿车里出来一个人——时为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

书的苏尔坦·汗。他下车后警惕地环顾四周，见没什么异样，于是迅速将轿车后门拉开。轿车里走出一位身穿黑色外衣的神秘人士——此君不仅戴着黑色礼帽，还将黑色皮大衣的领子高高竖起。更有一副超大墨镜遮住了他的大半脸庞。紧接着，两部轿车里其他几位身着黑衣者也下了车。借着车灯的光亮，一行六人登上了飞机。

摘下帽子、墨镜，脱了外套坐定下来后，“神秘人士”眼中所见是几位中国外交官——时任中国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人员唐龙彬，以及翻译人员唐闻生、王海容等人。唐龙彬回忆说，当身着黑衣者转过身朝飞机走来时，他们在窗口就一眼认出，这便是等待已久的“客人”——刚刚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亨利·基辛格。而登上飞机的基辛格一行，看到了身着中山装的中国人。其随行特工的第一反应是——差点儿拔枪。

“因为他们受训时就把穿这种服装的人当作敌人。”基辛格曾如此回忆。好在，基辛格此次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一号”。也就是要像马可·波罗那般，到中国去，了解中国，与中国交往。有了这个意识，下意识的拔枪恐怕也只能立即变为立正敬礼。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人们只知道基辛格在7月8日的晚宴上喊“肚子痛”，随即被送往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远在深山的官邸休养。也有人在猜测，也许是因为基辛格自7月1日以来，一直乘坐一架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机在亚洲多国间穿梭。该架飞机内装满了电子设备，空间狭小，发动机噪

声巨大，加之飞行时间长——也许基辛格是舟车劳顿累病了。

“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曾如此写道。在波音707飞机上，中美双方的第一次交流已经开始。基辛格发现，这些中国外交官都会说英语，且都非常细心，比如收集基辛格一行人的言谈举止、个人性格方面的信息。

当天12点15分，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他首先感受到的是叶剑英元帅前来接机。基辛格分析认为，这显示了解放军对新的中美关系的认可。“元帅用中国造长版高级轿车载着我们一行，车窗挂着黑色窗帘，一路安静地驶向钓鱼台。”基辛格所忆及的，应该是当年的红旗牌轿车。在日程表上显示，只有7月9日当天下午4时30分至晚间11时30分，以及第二天12时30分到18时30分两场会谈。“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按中国外交程序，由美国作临时‘东道主’。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国作东道主。”基辛格回忆。除此之外，基辛格注意到中方安排了4小时参观故宫的“节目”，以及有4小时是“等待周恩来时间”。他还注意到，第二天的谈判不可能拖延，因为周恩来当晚还要会见朝鲜代表团。

如同精算师一般，基辛格算出——自伊斯兰堡飞到北京，如果算上两晚16小时的睡眠，则他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且这些时间也是精细安排的，真正正式会谈的时间是容不得拉长的。

在基辛格看来，当时中国表露